

中国训诂学报

第一辑

发刊词

- 词义是怎么演变并被解释的—词义的主观因素考察 许嘉璐
从湘方言的“盖”和“匱”谈到对古代语言学文献的正确释读 郭锡良
训诂学性质认识分歧刍议 贺友龄
训诂学与数字化 王继如
陆宗达先生与汉语训诂学的传承和发展 李建国
陆宗达的《说文》与辞书编纂 史建桥

- 从孙诒让的《周礼正义》看他对《集韵》的研究 赵振铎
批驳梅祖麟对孙诒让与陆宗达的批评及其相关论点 陈新雄
孙诒让的学术成就和历史地位 徐和雍
孙诒让《墨子间诂》评议 方一新
论词义引申在训诂实践中的应用—孙诒让《周礼正义》研究 方向东
《周礼正义》引《释文》考 黄坤尧
上古车舆名物考辨 汪少华
中古汉语研究与现代语文辞书释义 苏宝荣
大型语文工具书编写和修订应该加强字的音义关系的研究
——以“被”字为例 孙玉文

- 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比数”解诂 董志翘
《笠翁对韵》中的出韵现象 郭芹纳 吴秋本
说“古人自有复语” 伍宗文
《老子叢诂》和《老子校诂》的互补关系论 李春晓
三句式的互文 孙雍长
释甲骨文“知”字——兼说商代的旧礼与新礼 詹鄭鑫
从出土酙(邯郸)合文现象谈起——试论文字体制与文字制度 赵丽明
《周礼》书名、作者和时代疑案辩析二则 王庆元

- 《商君书》疑难词语考释 邵文利 杜丽荣
《史记虚词通释》前言 吴庆峰
《孟子》疑难词语辩释二则 方有国
古医方和佛经中“邪忤”的词义考探 徐时仪
敦煌变文语词辨释 蒋宗福
明清白话小说词语丛札 雷汉卿
说“立成”——《明史》词语札记一则 喻遂生
论朱骏声的《〈小尔雅〉约注》 赵伯义

中国训诂学会《中国训诂学报》编辑部 编
商务印书馆

中国训诂学报

第一辑

中国训诂学会《中国训诂学报》编辑部 编

商務印書館

2009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训诂学报. 第 1 辑 /《中国训诂学报》编辑部编.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ISBN 978 - 7 - 100 - 06210 - 7

I. 中… II. 中… III. 训诂—中国—丛刊 IV. H13—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75103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ZHONGGUO XUNGU XUEBAO

中 国 训 诂 学 报

第一 辑

中国训诂学会《中国训诂学报》编辑部 编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06210 - 7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开本 787 × 1092 1/16

2009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8 1/4

定价: 32.00 元

PDG

主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中国训诂学研究会

编辑:《中国训诂学报》编辑部

出版:商务印书馆

顾问:许嘉璐 赵振铎 郭锡良 赵克勤 许威汉

向熹 祝鸿熹 白兆麟

主编:李建国

副主编:朱小健 史建桥

编辑委员会(按姓氏音序排列):

陈 纶 董志翘 华学诚 方向东 方一新 方有国 郭芹纳
雷汉卿 李建国 卢烈红 陆锡兴 史建桥 苏宝荣 孙雍长
孙玉文 汪少华 王继如 王彦坤 王云路 吴金华 徐时仪
杨端志 赵丽明 张显成 朱小健

责编:李晓静



目 录

发刊词	(1)
词义是怎么演变并被解释的——词义的主观因素考察	许嘉璐(3)
从湘方言的“盖”和“匱”谈到对古代语言学文献的正确释读	郭锡良(17)
训诂学性质认识分歧之刍议	贺友龄(24)
训诂学与数字化	王继如(35)
陆宗达先生与汉语训诂学的传承和发展	李建国(48)
陆宗达的《说文》学与辞书编纂	史建桥(55)
从孙诒让的《周礼正义》看他对《集韵》的研究	赵振铎(65)
批驳梅祖麟对孙诒让与陆宗达的批评及其相关论点	陈新雄(73)
孙诒让的学术成就和历史地位	徐和雍(90)
孙诒让《墨子间诂》评议	方一新(101)
论词义引申在训诂实践中的应用——孙诒让《周礼正义》研究	方向东(107)
《周礼正义》引《释文》考	黄坤尧(115)
上古车舆名物考辨	汪少华(125)
中古汉语研究与现代语文辞书释义	苏宝荣(136)
大型语文工具书编写和修订应该加强字的音义关系的研究 ——以“被”字为例	孙玉文(142)
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比数”解诂	董志翘(154)
《笠翁对韵》中的出韵现象	郭芹纳 吴秋本(161)
说“古人自有复语”	伍宗文(169)
《老子》和《老子校诂》的互补关系论	李春晓(181)
三句式的互文	孙雍长(198)
释甲骨文“知”字——兼说商代的旧礼与新礼	詹郢鑫(201)
从出土简(邯郸)合文现象谈起——试论文字体制与文字制度	赵丽明(207)

《周礼》书名、作者和时代疑案辨析二则	王庆元(216)
《商君书》疑难词语考释	邵文利 杜丽荣(224)
《史记虚词通释》前言	吴庆峰(234)
《孟子》疑难词语辨释二则	方有国(239)
古医方和佛经中“邪忤”的词义考探	徐时仪(246)
敦煌变文语词辨释	蒋宗福(254)
明清白话小说词语丛札	雷汉卿(259)
说“立成”——《明史》词语札记一则	喻遂生(275)
论朱骏声的《〈小尔雅〉约注》	赵伯义(279)



发刊词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在结束了多年的封闭、内乱后,实施改革开放,开启国门,中国人重新走向世界,中国也开始融入世界。当时,新的科技革命的浪潮方兴未艾,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已露端倪,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已不可计。此种情景,极大地刺激了有着辉煌历史记忆的炎黄子孙,中国人决心迎头赶上,接受挑战,挽回失去的时间,复兴中华民族,实现东方大国的光荣与梦想。正是这种民族自觉的情怀,催生了中国社会的转型,促动了中国经济、文化的飞速发展。也正是在这种政通人和的社会背景下,以1981年5月中国训诂学研究会成立为标志,古老的训诂学得以复生。

二十多年来,作为中国最具本土特色和生命力最强的学术之一,中国训诂学在各种文化的交融互动中吸纳新知,充实自强,在古今学术的传承嬗变中完善自我,开拓发展。训诂学在语文教学科研领域,在古籍整理研究方面,在辞书编纂工作中,以及为其他专业服务方面,发挥着别的学科无可替代的作用。由于种种原因,一直以来,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尚无连续性的书刊为其喉舌。2004年中国训诂学研究会第七届年会期间,与会理事在讨论学会工作时,认为新一届理事会要有新气象,应尽快筹办专门性的学术刊物。会后,秘书处与以出版语言学系列期刊、一直大力支持学术研究著称的商务印书馆进行磋商,得到商务印书馆领导的积极帮助。经过两年的筹措,现在《中国训诂学报》终于面世了。

《中国训诂学报》由中国训诂学研究会主办,是研究训诂学的专门期刊。本刊的宗旨是:接续传统,弘扬和发展中国固有学术文化;荟萃训诂研究最新成果,介绍最新理念方法;集结训诂专业人才,开展学术交流,促进学术发展。训诂学是中国的本土学术,也是中国发端最早、历史最久、实用性最强的应用学科。在人类世界进入经济一体化和政治、文化多元化的当今世界,只有富于民族特色的学术,才是构建绚丽多彩的世界文苑的异花奇葩。因此,举凡专门研究训诂学的文章,均属本刊采撷之列。在互联网信息化时代,学者当有世界的视野和兼容并包的博大胸怀,以示学术的自由、平等、多元和繁荣。本刊将摒除狭隘的宗派之见,恢弘学术流派的争鸣,举凡实事求是、并有灼见的文章,作者不分中外,方法无论新旧,文字不

拘长短，皆属本刊欢迎之列。人才是学术发展的根本，提携后进，扶植新秀，继往开来，壮大训诂专业队伍，是本刊义不容辞的责任。举凡训诂研究之新人新作，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皆在本刊优先选用之列。

《中国训诂学报》是有志于研究训诂的学者们笔耕的领地，更是中国训诂学研究会会员自己的学术家园，希望学界同仁贤达，本会会员，共同守望家园，辛勤耕耘，精心呵护，促其茁壮成长。我们相信，在新时代里，传统训诂学一经应用先进理念、方法和手段，与现代学术对接，必将老树发新枝，结出丰硕的果实。《中国训诂学报》就将是展示训诂学新成果的窗户，是高扬中国训诂学的旗帜。

《中国训诂学报》编辑部

2018年1月于北京

自古以来，训诂学就是一门非常古老且博大精深的学问。从古至今，无数学者，尤其是古人的先哲们，一直对它情有独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智慧。他们通过研读经典，不断积累经验，逐步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传统的训诂方法和理论已经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甚至被遗忘。因此，我们迫切需要对这一古老的学科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从而更好地传承和发展它。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传统的训诂方法和理论已经无法完全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因此，我们需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结合现代科学和技术，不断创新和发展，使之能够更好地服务于现代社会。只有这样，训诂学才能真正焕发出新的活力，成为一门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学科。

词义是怎么演变并被解释的

——词义的主观因素考察*

许嘉璐

词义是怎样被演变并被解释的？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那么到底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呢？因为在教学和科研过程中，我有两个突出的感觉。第一个感觉，语言，中外语言学界提供给我们的知识和研究的方法更多的偏重于语法——语音比较简单——论著也很多，语法压倒了一切。而我自己的感觉是，语言关键在语义，缩小就是词义，要把词义搞清楚，只是平面地叙述一个词有哪些意义是不够的。这只是一个是什么，不是为什么。而研究任何问题，应该主要是研究为什么。比如关于词义演变的问题，研究的现状很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第二个感觉，汉语，因为就像以前我在课上所说的，我在十多年前开始介入到计算机对汉语和汉字的处理这个领域，当我越来越深入的时候，就越来越感觉到语义在汉语的构成、人对汉语的理解、机器对汉语的理解、人对汉语的使用、机器对汉语的处理中是最最重要，是压倒一切的，我们要搞清楚汉语的语义，而恰好是汉语的语义学很不发达。已有的汉语语义学的一些著作，基本上是西方已有的语义学的翻版。而大家知道，要对一种语言进行研究，研究的思路要根植于对象语的特点。世界上没有统一的语言，拿一个模式去套所有的语言肯定不行。这样我的学术研究也催促我要进一步地思考。

关于词义的演变问题，主要讨论四个方面。第一，以往的研究概况；第二，语言的性质；第三，词义的主观性；第四，如何探询词义的主观性。这里要说明，我刚才谈的都是语义，现在我要说词义，因为词毕竟范围小，考察的对象明确，语就很泛了。我们还是把它缩小到词，但是道理是一样的。

* 本文在讲稿基础上整理而成。

一 以往的研究概况

在讲到以往的研究概况中,我讲五个问题:一是描述词义演变的趋势,二是描述词义演变的途径,三是描述词义演变的条件,四是描述词义内部的演变,第五,给出“某,某也”的答案——“某,某也”是中国古代训诂学给一个词进行解释的最通用的格式,最常见的格式。就像这个(拿起水杯),水杯,“此,水杯也”,这就是“某,某也”。

描述词义演变的趋势,在西方的各个流派中,主要是讲词义的扩大、缩小和转移。这三种方式在我看来并不是给我们描述词义演变的过程,而是给出词义演变的结果。中国在古代研究词义语义的就是训诂学。训诂学讲本义、引申义,还有一个假借义,这次我不涉及——因为假借义实际上已经不是这个词的意义,是借的别的词的意义。对于本义、引申义,中国训诂学的研究不仅仅只着眼于一个一个词个体是如何从本义引申出引申义的,而且注意到群体。这一点自古就有,后来用得比较突出的就是清代的王与段——王念孙和段玉裁。通常我们说到他们的时候都说是段王,但今天我把它反过来,说成王段,就是因为研究一群词如何一起来演变,在这个问题上王念孙要高明于段玉裁。大约二十年前,我在他们研究的基础上,又根据自己的观察,提出“同步引申”的概念。“同步引申”说的就是群体沿着一个方向去引申的问题,这有我的文章在。有的教材也把这个概念放进去作为词义引申的一个规律。这样一个演变的趋势,无论是扩大、缩小还是转移,无论是本义、引申义,讲到本义、引申义的时候,无论是讲一个个词的个体的引申还是讲群体的引申,都是描述性的,没有给出我们所期望的为什么是扩大了,为什么缩小了,为什么转移了,为什么引申了。因此,对于语义学这种状况,《不列颠百科全书》这样评述:“在哲学和语言科目中,语义学是对语言的各种符号和它们的意义之间的关系的研究,虽然它们以不同的方法和为了不同的目的而研究语义学,两者都力图解释人们如何从语言表述中获得意义。跟前两个方面(指语音和句法)所做的相比,语言学家们在语义学方面几乎毫无建树。这个大有争议的主题把语言学家们分裂成好几个阵营。”分成哪几个阵营了呢?“解释语义学派的成员研究不依赖于使用条件的语言的结构。生成语义学派的人们与之相反,坚持认为,必须承认语言在交际和交流上的巨大力量,认为句子的意义就是句子的一种使用功能。”换句话说,解释语义学派不管结构,不管一个词或者其他什么语言单位处在什么位置上;而生成语言学派就紧紧地依靠结构,只有词或语在句子里、在一个结构里它才有它的使用功能,或

者说获得了它的意义。扩大、缩小、转移这个概念实际是什么？其实扩大是指词的外延的扩大，缩小也是外延的缩小，而转移不过是内涵的变化。扩大缩小转移的理论主要出自 1880 年德国赫尔曼保罗的《语言史原理》、1921 年法国房德里耶斯的《语言论》、1938 年美国布龙菲尔德的《语言论》。从 1880 年到 1938 年也经过了 50 多年，从 1938 年到现在，又经过了 70 年，至今我们还没有清醒点。

但是有的学者已经看出了这个问题，并且感到了今后研究的方向，这就是上海的徐烈炯先生。他在他的《语文学》里指出：“语文学家早就指出语义演变的扩展律和紧缩律。”请注意，他没有说语言学家，他说的是语文学家。这个语文学，在我的体会，就是指中国的训诂学。也就是说，扩展律指的是一个语义在演变的时候，它所适用的范围、所涵盖的范围扩展了，紧缩律反之。同时他又说“这些并不是科学意义上的规律”，我非常赞成。这仍然是描述，“这些并不是科学意义上的规律，不能用来说明过去词义为什么演变，也不能预测未来词义怎样演变”。同时，俄国的一位语言学家斯特洛也娃也指出，“对词义变化的事实分类与描写多，探究变化原因少；对词义变化外因说得多，对内因研究得少”。

那么看看中国，我们谈引申义是谈演变了，比喻义怎么演变的呢？从比喻开始，也就是转义——后面我要引用我们的百科全书的说法。假借义是中国训诂学里发现和屡屡论述的问题，严格的说，假借的问题是文字的问题，不是语言的问题，但是引申义、比喻义和假借义，是训诂学常谈的三个主要的东西，我还是把它们列出来，来介绍中外的现状。

关于本义，《中国大百科全书》“指一个汉字由最初书写的字形上所反映出来的意义”。怎么谈语的问题、词的问题又出来字呢？这就是中国语言的特点，研究中国语言不涉及到字是不可能的事情。汉字的特点有表意的功能，它同拼音文字是线性的纯符号不一样。就这个问题，语言学家屡屡提出来——中国古代语言学不科学，字词都不分。是的，字词不分，鼎鼎大名的段玉裁在他的《说文解字注》里就是字词不分，字与文不分。从抽象理论上字与词无法分，到实践上无法分。再一个，无须分，分了没法研究了。“本义是对引申义、转义和假借义来说的，也可以称为基本意义。”“汉字数量很大，除一小部分象形字和表意字以外，大多数只能从古代文献中去探求其最早使用的意义，很难知道最初的意义。”这就是为什么许慎在解释字的时候，近代以来人们考究甲骨文金文意义的时候都是从字形入手。

什么叫引申义呢？百科全书说“由一个词的本义引申出来的相关的意义”。“引申义通常是对本义来说的，引申义必然跟本义在意念上有一定的联系，否则不

能称之为引申义。”比喻义是“就汉字(词)的原有的某义因比喻而产生的意义。比喻义也是一种引申义。”“语词的词义出于比喻的,在双音词里比较多。”举两个例子,一个是“灰心”,一个是“眉目”。灰心,是比喻,是心死如灰,并不是灰色的心。眉目,本来指人面庞上的两个器官,说事情有眉目了,这是一种比喻。

转义是“指汉语语词由固有的意义转换借代出来的另外的意义”。“转义与原来的词义内容多少总是有联系的;假借义则全无联系,两者不同,不能相混。”换句话说,转义有两种:一种是跟原来有联系的;一种是无联系的,无联系的意义就是假借,有联系的意义就是引申义。比如牙齿的“齿”,不齿于人类这个齿,就有关联。因为说话要通过口,需要齿的开合,不齿于人类就是人类不愿意提它。齿冷,某人做事实在是太可笑了,让人们齿冷就是笑话,哈哈一笑,牙露了。唇亡齿寒,唇开了齿也寒啊。

上面主要谈了以往关于词义演变的研究状况。但还有缺憾。一是研究个别词的词义演变多,对词义整体演变研究的少。这就是当年为什么我要做同步引申这样一个研究。但是同步引申并不是整体研究的全部,只是其中的一角。二是对怎样演变说得多,对为什么这样演变说得少。语言是介于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现象。过去把语言都当成是客体研究,外在于人的主观意识,事实上,语言就是介于主观与客观之间,同时受着客观主观的制约。既然它是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关系,因此既有外在、外因,也有它的内在、内因,所以不能只究其外而忽视其内。内在、内因就是人的思维、心理,心理包括他的感情,它是客观现象的反映,是对客观的摄取、判断、加工和输出。语言的整个系统,是客观的反映,客观的关系——客观事物之间的关系,一个事物与另一个事物它们之间的关系,要用句子表达,也是客观事物的反映,也是我摄取、判断、加工和输出,但是无论是词还是它的意义,句和它的意义,都受着主观客观的制约。这好像还没有人说,但是我告诉你们,这非常重要。这跟我下面要讲的词义是如何被解释的,应该怎样解释,关系至为密切。词和它的意义的演变有必然因素,也有偶然因素,一律用必然来解释,就必然扞格不通,解释不通。

分析词义内部的演变呢?在中国的训诂学里没有,即使有,也是比较含混的。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出现了语义场、义位、义素这些研究方法,一时间,中国大量地引进,论著多如牛毛,现在还在我们的大学课堂、教科书里占有一定的比例,但是在学术界研究语义场、义位、义素这样的风气已经过了。什么原因?我不知道。在我看来,就是因为它没用。因为,进行语义场、义位、义素的研究,是语言

学家已经彻底地了解了研究对象之后,设计出方法把它解剖分析,从哲学上说延续的是西方哲学的还原论,要把一个事物研究到基因,都研究透了,可以归复到语言的整体,研究的结果发现回不来了。第二,没有实用价值,对于人们认识语言没有多少帮助。过去的现状,说到中国的语文学,语文学中的训诂学,通常就是给你这当什么讲,这是什么意思。

总而言之,过去以描述为主,给出的是结果、现状,没有探索原因,而中国和外国的语言学家已经开始意识到不行了,或者极言之毫无建树,或者指出了只给了是什么,没给为什么,特别是演变的为什么。有的语言学家提出要注意人们的思维,我强调就是语言介于主观客观之间,不能只看外在和外因,要看内在和内因,内因就是人的主观方面,同时语言受着主客观的约束、制约。

二 语言的性质

1. 本质功能。我认为语言的本质功能不是思维与交流的工具,它的本质功能就是交流,如果要提到思维,也要把思维放到后面去,因为思维是交流派生的。语言的发生,索绪尔说的,是偶然的。语言首先产生是交流促成的,并不是思维的结果,因此它的命名是偶然的。那么为什么一定要把一个东西命名呢?为的是交流,而不是为了思维。今天我们把一个新发明的元素起了名字,新出现的一个机器起个名字,是为了交流,也为了思考。原始人产生语言不是为思考,它的本质就是交流,交流什么内容呢?不外乎客观与主观的事物。交流的目的是协调关系和行动。本质功能并不等于它全部的功能,还有些非本质的。它的本质是协调人际关系,因为要交流客观和主观事物,所以首先需要给客观和主观事物命名,在语言发生学中,没有人明确地说先出现的是什么样的词,我个人认为,这就是思辨,谁也找不到证明,靠思辨,我也是。首先出现的是传统上所说的名词,就是给事物命名。命名最初是给“物”命名,然后给“动”命名,就是给行动、动作、发生过程来命名。至于连词、介词,那是比较晚的事情。因为要利用语言交流,协调关系和行动,所以语言需要约定俗成。

2. 中介的性质。第一方面,它是事物与概念之间的中介。事物是一种客观存在。概念是对事物本质特征的概括。但是命名又是另外一回事。要把一个概念跟事物联系起来,需要词汇,需要语言。复杂的事物一个词就不行了,这常常要用短语,要句子甚至一个句群。不管怎么样,语言是事物与概念之间的中介。第二方面,是交流各方之间的中介。这无须说,它有交流功能嘛,我要表达一个东西,你能

理解；你介绍一个东西，我听了以后要明白。第三方面，语言是主观所创造的。这主观指的是人的意识。没有受过哲学训练的人往往是把人当成主观世界。其实在哲学上的主观世界就指人的思想、意识，包括人体自身也是客观。因为命名这个东西为“手”或者“hand”，是对客观事物命名，只有人的意识才是主观的。但是，当人对事物命名进而扩展成为一个语言系统的时候，它虽然是主观创造的，反映着主观，可它又成了人的客观。今天我们将语言作为一个对象来研究，是作为一个客观的对象。同时，创造语言、理解语言都受到了客观的限制，也受到主观的限制。

3. 信号的性质。语言既然是一种中介，是为了协调人们行动的一种交流的工具，那么同时它具有一种信号的性质。信号在传输过程中是要耗损的，是递减的。用别的物质手段来传输，信号要耗减。比如手机，就是物质的，有的时候信号不好，就是信号耗损。语言一样，也是必然要耗损。这耗损有语音的耗损。语音的传递距离是有限制的，越远越模糊。语速不当，信号也耗损，说话人的习惯也会让信号耗损。比如有人说话，爱吞尾音。有语法耗损如口语与书面语有差别。实际上在人和人交流的时候是不顾及语法的通不通的，各国都如此。以对方能理解为最高要求，只要懂得就行了，不是以文辞之美为衡量的标准。另外还有语义的耗损和语境的丢失等。

三 词义的主观性

首先，词义是人脑的产物；其次，词义是人要表达的内容；再次，词义是思想感情能表达和不能表达的内容的综合物。

(一) 词义是人脑的产物。不是上帝赐予的，也不是事物自备的。是语言的偶然性。人脑怎么产生语义或者是词义，语义产生以后的特点是什么，这是要深入思考的。人脑产生词义的过程，首先是对事物进行区分，区分的第一步是主客观的区分。人类不是一开始自称为人类的时候就把自己和大自然区分开来了，也不是把自己和所有的动物区分开来了。虽然今天我们找不到这样原始的生活的情景或者是范例，但是人类学家根据人类不同发展阶段特别是原始阶段的社会观察记录和分析可以看出来，今天在原始部落中或者传说中，仍然有人与客观不能区分的遗迹，人第一步是把自己和客观区分开来，第二步是对客观进行分类。“人”是个词，它反映的是个概念，这个概念是对于事物本质特征的摄取。深入的思考开始了。这种深入是朝着两个方向的，一个是横向的，与人并列的是哪些；一个是纵向的，人的各种特征，与人有关的事物。这是词义在人脑中产生的过程。概念并不等于事物，也不

等于事物之义。因为对事物的认识和反映以及产生一种欲望、一种心理的趋向，要给这个事物命名，是因人而异的。当人类扩展到不同地区里生活，就又因地而异了。其实因地而异的核心、本质还是因人而异。我们都知道黄鳝——鳝鱼。你看，黄鳝是鱼吗？但是叫鳝鱼。到我家乡，既不叫黄鳝，也不叫鳝鱼，叫“长鱼”。“长鱼”是跟“圆鱼”相对的。那个是圆的，这个是长的。鱼当然都是长的，但是黄鳝，它细细的，它的直径跟它的长度对比，尤其显得长，因此别的不能叫长鱼，包括带鱼都不能叫长鱼，唯独黄鳝叫长鱼。泥鳅也不叫长鱼，因为泥鳅短。这是因地而异。其实因地而异，在本质上还是因人而异。不知道哪位第一次叫它“长鱼”，叫长鱼了就叫开了。无论叫黄鳝，还是叫鳝鱼，还是叫长鱼，只是个命名。

那么这里有个问题，今天的语言学研究，常常是从个体往回倒着来。我认为，要研究人的语言发生的过程，在研究词义的时候，扩展到语义的时候，应该从类开始。特别在计算机处理语言的时候，一个一个词，根据词典字典所规定的义项输到计算机里去，到现在为止，仍然处理不了成片的语言——短的语言串还可以，句群处理不了；同时，这种语义的生成，计算机的生成，生成不了。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从大到小切分，切到的个数。其实，任何一个民族的语言的词，它都是一个系统。这种系统，不能从语言里自身去找，应该从事物的逻辑分布去想。以大统小，就是抓住了纲，能带出目来。

《尔雅》：“弘、廓、宏、溥、介、纯、夏、匱、庞、墇、嘏、丕、弈、洪……大也。”学过古汉语都知道，这些词，在《尔雅》的编者看来，都是“大”也。然后，“迄、臻、极、到、赴、来、弔、艘、格、戾、坏、催、詹，至也。”为什么《尔雅》会是这样一个解释方法？后来的训诂学研究证明，并不是这一个“大也”所解释的所有的词，“至也”所解释的所有词，都直接表达的是“大也”和“至也”这个意思，因此，凡是用“大”的地方，有时候不能换，用“至”的地方，你也不能换，可见，“至”、“大”等等，《尔雅·释诂》的所有的词、词串、词群，都反映了一点：区分、归类，同时反映了先民是先掌握“大也”这个概念，“至也”这个概念，以及“美”等等，这些概念，然后再细加区分的。这里面既有区分也有联想，编者是把沾“大”字边的都归拢到一起用一个“大”解释，这是沿着义的方向进行联想、汇集的。

人的联想路径有音与义二条。刚才说的是义，现在说音。“匱”的字型，外面今天看来好像包在外边，它本身也是“包”，所以至今台湾沿用的注音符号、注音字母ㄩ(b)、ㄩ(p)、ㄇ(m)、ㄻ(f)的ㄩ(b)就用它，是“包”字的一半儿，用ㄩ，就是接近“包”这个音，实际它是一个圆周，就像今天包东西，纸包东西、布包东西啊，包成是

个圆的一样，里边是两横，为了美化，才一点儿一提，这表示是在一个圆体当中的均衡。“圆”本身是中国文化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中国人崇尚圆，因为圆没有起点没有终点，每一点和中心的距离是一样的，因此它体现的是圆融，这不多说了。这个“匀”后来加个“土”字就念“jun”，均是做陶器的时候那个圆盘，大家在电视上或者是在工厂里能看到，这个圆盘现在用电，过去脚一踩它转起来，泥往上一放，这一转，各方受力就一样，只要手往那儿放，转起来以后就是圆的，就是陶器，以后就引申为“平均”。

“旬”里面如果不是两横，而是“日”，也是日转了一圈，所以我们今天称为“旬”，一旬十天，在中国人的脑子里，它是转了一圈。那么与“旬”无关的，“筭”，竹筭出土的时候什么样子呢，圆圆的。这个旬加个竹。“𠂇”(旬)加个彳、加个辵(走)，表示走路，表示转圈，这是巡行，巡行可以三角巡行，可以直线的巡行。这个“徇”的区别就在于，它一定是所有点走到。因而，无论是《左传》，还是《国语》、《尚书》，谈到徇营，就是每个营垒走到，等于是转一个圈，因此用这个字。

均和巡、均和筭、均和徇，差别很大，它是凭着音的联想。当语言定型之后，发hun这个音的时候——(今天变成xun)，——古人就有一种臆想出现，圆圆的，于是凡是沾圆的东西，很多都用相关的音去称呼它。

人的联想路径有“音”“义”两条：沿着“义”这一条，就是训诂学当中的“义训”；沿着“音”这一条联想、造词、命名、交流，就是“音训”。训诂学的任务就是把“音训”、“义训”结合起来，再加上汉字的构形，来解剖古代的词语和成段的文字。

(二)词义是人要表达的内容。这个话似乎也是人人尽知的。但是细想，这里还有很多的学问。首先，词义是客观存在，你不说话，或没有说话的能力，词义也照样存在，只要有语言就有词义。但是词义只有在人们进行交流的时候它才真实的存在。换句话说，词义的存在是一种自在的状态。当说话的时候，运用词义的时候，你的话所表达的词义，言语里所表达的词义，才是自觉的存在。这样平时词义的客观存在我们称为储存的状态。接下来再深入思考，储存状态的词义是不同于交流时候的词义的。一个词，一个语，它的意义常常是多方面的，就在人类的社会中存在，在人的大脑中存在。当用的时候，在一个语言环境下，语言学上叫做表达的单一性、语用的单一性，你只用了其中的一个意思。这个时候的义，才真实地在客观上实现了，二者是不同的。当然我也可以有意地运用一个词语的意义的模糊，让对方猜不到、想不到我说的什么意思，故意让它产生歧义，那这是属于修辞问题、表达问题。储存状态的词义不同于交流时的词义，从这个角度说，词义是人要表达

的内容。换句话说，人在交流的时候，词义和词义才是真实的。这是对前面的话的再一次的论证。

但是储存状态的语义和交流时候的语义是有重合的，并不是截然不同的，否则就不能交流了。这些意义平时储存在哪儿？就储存在你我的大脑中。幼儿跟着爸爸妈妈、身边的人学语言，到幼儿园和小朋友一起说话学语言，年纪越大，他掌握词的语义，每个词的语义越来越丰富，都存在人脑里，又是约定俗成的。为了方便人们使用，于是就编词典。词典，一个词下列几个义项，都是储存的，但是词典所列的义绝不是那个词的全部的义。

(三)词义是思想感情能表达与不能表达的内容的综合物。第一个问题，思想感情都能表达吗？在人类研究人的思想、研究人的语言的学科里，实际上存在着两种观点：一种是说语言是思想的真实；另一种观点是认为思想感情不能靠语言完全地表达出来。第二个问题，词义不管那些不能表达的思想感情吗？语言是一种工具，是介乎主观之间的东西，语言是协调与交流的一种媒介，当然，按说人的思想感情应该由词义负责表达。它又要负责表达，又有它表达不了的，这是悖论。但是，它是客观存在的。

接下来自然产生第三个问题：词义是怎样表达那些不能表达的思想感情的？

古人说，诗——没有哪一个人解释古诗能解释得十全十美，完全体现作者的意思，“要在感悟”，关键在于我们读诗要有所感悟。你有所感悟了，你感悟的那个东西，你也表达不出来，不能完全表达出来，但是还要表达。

语言学过去过分地死板，认为世上的一切，语言都能表达，这是误解，而“不可言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在中国的哲人那里早就有传统。这样，语言文字要表达那些能表达的东西，同时把不能表达的东西也留下空间让后人读的时候去体会，去感悟。

语言、词义的功能就在这里，传达的是传达者的主要的东西，好学深思者就是抓到主要的东西，尽可能去填充，词义所没有表达的内容，但是永远填充不完。词义的发展、演变，也是靠着人的联想、想象、类推。传输，就是从客观上摄取、判断，赋予词一个意义，然后输出，接受者又利用自己的联想、想象、类推来接受。怎么样联想、想象和类推呢？人往往是依照着词义的某一个特征，或者是依照着某词词义与另外一个词的词义在某点上的相似与相通，来进行联想、想象和类推的。

依据是如此，出发点是如此，线路呢？是沿着时间、空间、事物的性质、功能等几条线索，由甲物向乙物延伸。顺便举个例子，“吃”，词义是怎么演变的呢？吃，往